

红楼
楼梦人物系列:

贾宝玉与丫鬟们

曹雪芹

高鹗著

路振平

汤洋编辑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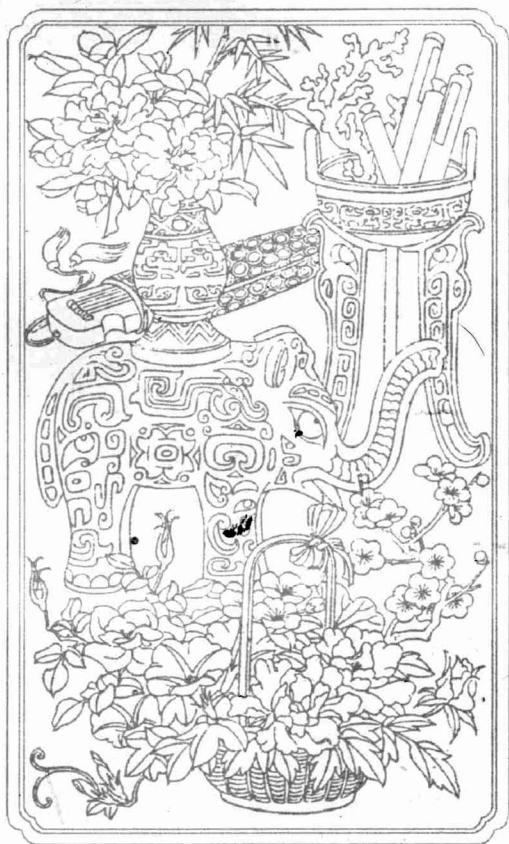


红楼梦人物系列：

贾宝玉与丫鬟们

曹雪芹 高鹗著 路振平 汤洋 编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红楼梦人物系列
贾宝玉和丫环们

曹雪芹 高 鹗 著

路振平 汤 洋 辑录

责任编辑：刘茁松

校 对：肖天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1,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693-9}{\text{I} \cdot 1353}$ 定价：14.1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目 录

第 一 回

太虚境宝玉试云雨 降芸轩茜雪失枫露 …… (1)

第 二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 (13)

第 三 回

贤麝月娇嗔开玉镜 俏蕙香饰情剪明烛 …… (24)

第 四 回

蜂腰桥小红传心事 滴翠亭坠儿递信物 …… (40)

第 五 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花袭人错挨窝心脚 …… (56)

第 六 回

博欢笑晴雯撕绢扇 含耻辱金钏投古井 …… (65)

第 七 回

交优伶宝玉遭笞挞 怀嫉妒薛蟠下毒蛆 …… (74)

第 八 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 (82)

第九回

添月例袭人遂心愿 赏衣物秋纹感恩典…… (95)

第十回

闲取乐翘指赞平儿 不了情撮土祭金钏…… (107)

第十一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116)

第十二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129)

第十三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138)

第十四回

慧紫鹃假辞试真意 呆宝玉实心蔽虚话…… (156)

第十五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166)

第十六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176)

第十七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184)

第十八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196)

第十九回

美芳官空忆惠泉酒 憨香菱情解石榴裙…… (207)

第二十回

假双生无心同榻卧 真鸳鸯有意异处飞…… (215)

第二十一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 (228)

第二十二回

惑奸谗晴雯遭暗算 抄名园司棋被劫难 …… (240)

第二十三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256)

第二十四回

伶俐女胡诌花神谱 痴情子杜撰芙蓉诮 …… (270)

第二十五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甄香菱屈受贪夫棒 …… (280)

第二十六回

兔死狐悲又安刎颈 人亡物在宝玉填词 …… (291)

第二十七回

忠烈胆紫鹃恋旧知 温顺心雪雁伴新人 …… (299)

第二十八回

施毒计金桂诬弱女 吐真言宝蟾揭恶主 …… (312)

第二十九回

还孽债袭人受盘诘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 (324)

第三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金鸳鸯殉主登太虚 …… (332)

第三十一回

对明烛宝玉表寸心 着缁衣紫鹃伴青灯 …… (342)

第三十二回

尽俗缘石头别宝钗 迎吉辰袭人配玉函 …… (349)

第一回

太虚境宝玉试云雨 降芸轩茜雪失枫露

话说京都地方，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单是城中贾府，气派就不同：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外面都是三间兽头大门，两旁蹲着两个大石狮子，里面厅殿楼阁，峥嵘轩峻；后面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蓊蓊郁郁。

宁荣两宅，人口也繁盛。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两个儿子；宁公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子名贾敷，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别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个儿子，名唤贾珍，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住在家里，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厮^①。这位珍爷也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如今敬老爷不管事了，这珍爷那里干正事？只一味高乐^②不了，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

荣府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

① 胡厮（chàn 颤）——鬼混。 ② 高乐——纵情作乐。

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三个子女：长子名贾赦，次子名贾政，女儿名贾敏；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却也中平，也不管理家事。惟有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祖父钟爱，原要他从科甲出身，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皇上怜念先臣，即叫长子袭了官；又问还有几个儿子，立即引见，又将这政老爷赐了个额外主事职衔，叫他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这赦老爷的夫人邢氏，也有二子，次名贾琏，今年二十多岁，亲上做亲，娶的是政老爷夫人王氏的内侄女，名叫王熙凤。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叫贾珠，十四岁入学，后来娶妻李纨，生子不到二十岁，一病就死了。不想第二位公子名叫宝玉，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

便是贾府的几位小姐，也很不错。政老爷的长女生在大年初一，名叫元春，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政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爷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的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

因东边宁府花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带了贾蓉夫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玩，先茶后酒。不过是宁荣二府眷属家宴，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

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来。贾蓉媳妇秦氏便忙笑道：“我们这里有给宝二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给我就是了。”因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嬷嬷①、姐姐们，请宝二叔跟我这里来！”贾母素知秦氏是

① 嬷(mā妈)嬷——老年妇人。

极妥当的人，——因她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见她去安置宝玉，自然是放心的了。

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①，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的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那里去呢？——要不就往我屋里去罢！”宝玉点头微笑。一个嬷嬷说道：“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房里睡觉的礼呢？”秦氏笑道：“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个？上月你没有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和宝二叔同年，两个人要站在一处，只怕那一个还高些呢！”宝玉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带去？见的日子有呢！”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卧房。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②骨软，连说：“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③，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④。于是众奶姆伏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晴雯、麝月、秋纹四个

① 燃藜图——国画。画的题材是汉代刘向勤奋学习的故事。刘向在黑夜里坐着背书，来了一个手持青藜杖的神人，吹杖头出火照着，教给他许多古书。

② 眼饧(xíng 邢)——形容眼色朦胧。 ③ 西子浣(huàn 换)过的纱衾(qīn 钦)——西施洗过的纱被。西子：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浣：洗濯；衾：被子。传说西施曾在溪边洗纱。 ④ 红娘抱过的鸳枕——红娘：《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丫环。莺莺到西厢与张生幽会时，红娘曾为之送枕。

丫鬟为伴。秦氏便叫小丫鬟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蕊珠，贾母因溺爱宝玉，恐宝玉之婢不中使，素日蕊珠心地纯良，遂与宝玉。宝玉因知她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有“花气袭人”^①之句，遂回明贾母，即把蕊珠更名袭人。

却说袭人倒有些痴处：伏侍贾母时，心中只有贾母；如今跟了宝玉，心中又只有宝玉了。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见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

那宝玉才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悠悠荡荡，跟着秦氏到了一处。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地方儿有趣，我若能在这里过一生，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管束呢！”正在胡思乱想，听见山后有人作歌曰：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寄言众儿女：何必觅

闲愁？

宝玉听了是个女孩儿的声气。歌音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美人来，蹁跹袅娜^②，与凡人大不相同。

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笑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是何处，望乞携带携带！”那仙姑道：“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是以前来访察机会，布散相思。今日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离吾境不远，别

① 花气袭人——出宋代爱国诗人陆游《村居书喜》诗句。全句是“花气袭人知骤暖”。 ② 蹁跹(piánxiān 骈仙)袅(niǎo 鸟)娜——形容女子体态轻盈柔美。

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盞，亲酿美酒几瓮，素练魔舞^①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可试随我一游否？”

宝玉听了，喜跃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处了，竟随着这仙姑到了一个所在。忽见前面有一座石碑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一副对联，乃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面横书着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也有一副对联，大书云：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又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②了。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只见两边配殿，皆有匾额对联，一时看不尽许多，惟见几处写着的是：“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不知可使得么？”仙姑道：“此中各司存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乃凡眼尘躯，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舍？又再四的恳求，那警幻便说：“也罢，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③罢！”宝玉喜不自胜，抬头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两边写着对联考：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宝玉看了，便知感叹。进入门中，只见有十数个大橱，皆

① 魔舞——即天魔舞。元代宫廷乐舞。以宫女十六人，扮成菩萨形象而舞。 ② 膏肓(huāng 荒)——中医以心脏与膈膜之间的部位为膏肓，针药都不能达到，称为不治之疾。 ③ 随喜——因别人欣喜而欣喜。

用封条封着。看那封条上，皆有各省字样。宝玉一心只拣自己家乡的封条看，只见那边橱上封条大书“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因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尔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儿。”警幻微笑道：“一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两边二橱则又次之。——余者庸常之辈便无册可录了。”

宝玉再看下首一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橱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橱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这首页上画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过是水墨渲染^①，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写道是：

霁月难逢^②，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宝玉看了不甚明白。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写道是：

枉自温柔和顺^③，空云似桂如兰；堪羨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宝玉看了，益发解说不出是何意思，遂将这一本册子搁起来，又去开了“副册”橱门，拿起一本册来，打开看时，只见首页也是画，却画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后面书云：

① 渲(wéng)染——浓浓的渲染。 ② “霁月难逢”一首——此首诗论晴雯一生的命运。其中“霁月”隐含“晴”字，“彩云”隐含“雯”字。 ③ “枉自温柔和顺”一首——此首词论袭人一生的命运。

根并荷花一茎香^①，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宝玉还欲看时，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恐泄漏天机，便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随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

宝玉恍恍惚惚，不觉弃了卷册，又随警幻来至后面。但见画栋雕檐，珠帘绣幕，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所在也。正是：

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官。

警幻携了宝玉入室。但闻一缕幽香，不知所闻何物。宝玉不禁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乃尘世所无，尔如何能知！此系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宝玉听了，自是羡慕。于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来，宝玉觉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遗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红一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奁间时渍粉污。壁上也挂着一副对联，书云：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

宝玉看毕，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一名痴梦仙姑，一名钟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摆设酒馔，正是：

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

宝玉因此酒香冽异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万木之汁，加以麟髓凤乳酿成，因名为‘万艳同杯’。”宝玉

① “根并荷花一茎香”一首——此首诗论香菱一生的命运。

称赏不迭。

饮酒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调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舞女们答应了，便轻敲檀板，款按银箏，听她歌道是：

开辟鸿蒙……

歌毕，还又歌副歌。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因叹：“痴儿竟尚未悟！”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觉朦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仙姬在内，鲜艳妩媚，袅娜风流，正不知是何意，忽见警幻说道：“引子前来，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许配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景呢？从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①之道。”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推宝玉入房中，将门掩上自去。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也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②，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因二人携手出去游玩之时，忽然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从后追来，说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乃迷津^③，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坠落其中，便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了。”话犹未

① 经济——经世济民。 ② 缱绻（qiǎnquǎn 浅犬）——情意缠绵。 ③ 迷津——佛教语。指迷妄的境界。津：江河渡口。

了，只听迷津内响如雷声，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吓得袭人辈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不怕，我们在这里呢！”

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忽闻宝玉在梦中唤她的小名儿，因纳闷道：“我的小名儿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得知，在梦中叫出来？”心中纳闷，又不好细问。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遂起身解怀整衣。袭人过来给他系裤带时，刚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冷粘湿的一片，吓的忙褪回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了脸，把她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近来也渐省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不觉把个粉脸羞的飞红，遂不好再问。仍旧理好衣裳，随至贾母处来，胡乱吃过晚饭，过这边来，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与宝玉换上。

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也含羞悄悄的笑问道：“你为什么……”说到这里，把眼又往四下里瞧了瞧，才又问道：“那是那里流出来的？”宝玉只管红着脸不言语，袭人却只瞅着他笑，迟了一会，宝玉才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说到云雨私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她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自此宝玉视袭人更自不同，袭人待宝玉也越发尽职了。这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政之胞妹贾敏，嫁与姑苏林如海。林如海乃前科的探花，今钦点为巡盐御史，年已五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长得聪明俊秀，不料六岁上其母一病而亡，外祖母念及黛玉无人依傍，遣了男

女船只把她接到京都。黛玉入都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名唤雪雁。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遂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小丫头名唤紫鹃的与了黛玉。当下王嬷嬷与紫鹃陪侍黛玉在碧纱厨内，宝玉乳母李嬷嬷并大丫头袭人陪侍在外面大床上。这宝玉黛玉二人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谁知过了几天，王夫人之姊妹薛姨妈亦带薛蟠及薛宝钗从金陵来京，住在荣府东南角上的梨香院。这宝钗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深得下人之心。因此黛玉便有些不忿，宝钗却浑然不觉。

这日，宝玉想起宝钗在家养病，意欲去望她，就出二门来至梨香院，随后黛玉亦来探视宝钗，薛姨妈留二人吃酒，李嬷嬷上来拦阻，宝玉心中不悦，只管放怀开饮，李嬷嬷看着管不住，又碍着薛姨妈的面子，只好丢下宝玉回家去了。宝玉黛玉又吃了点东西，道了扰，一齐回至贾母房中。贾母尚未用晚饭，知是薛姨妈处来，更加喜欢。因见宝玉吃了酒，遂叫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许再出来了。又令人好生招呼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问众人：“李奶子怎么不见？”众人不敢直说她家去了，只说：“才进来了，想是有事，又出去了。”宝玉踉跄着回头道：“她比老太太还受用呢！问她作什么！没有她只怕我还多活两日儿！”一面说，一面来至自己卧室，只见笔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扔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宝玉方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你头里过那边去，嘱咐我贴在门斗儿上的，我恐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贴了半天，这会子还冻的手僵着呢！”宝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

替你握着。”便伸手拉着晴雯的手，同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头看见是“绛芸轩”三字，笑道：“个个都好。怎么写的这样好了！明儿也替我写个匾。”宝玉笑道：“你又哄我了。”说着又问：“袭人姐姐呢？”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儿。宝玉看时，见袭人和衣睡着。宝玉笑道：“好啊！这么早就睡了。”又问晴雯道：“今儿我那边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儿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要了，只说我晚上吃，叫人送来的。你可见了没有？”晴雯道：“快别提了！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才吃了饭，就搁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给我孙子吃罢。’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说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还让：“林妹妹喝茶！”众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还让呢！”

宝玉吃了半盏，忽又想起早晨的茶来，问茜雪道：“早起沏了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茜雪道：“我原留着来着，那会子李奶奶来了，喝了去了。”宝玉听了，将手中茶杯顺手往地下一摔，“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她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她？不过是我小时候儿吃过她几日奶罢了，如今惯的比祖宗还大，撵出去大家干净！”说着立刻便要去回贾母。

原来袭人未睡，不过是故意儿装睡，引着宝玉来逗^①她玩耍；先听见说字问包子，也还可以不必起来；后来摔了茶钟，动了气，遂连忙起来解劝。早有贾母那边的人来问：“是怎么了？”袭人忙道：“我才倒茶，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了。”

① 逗（òu 逗）——引逗。